

诗苑译林

图 像 与 花 朵

Baudelaire & Rilke

波德莱尔与里尔克 著

陈敬容 译

图像与花朵

陈敬容 译

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

Rainer Maria Rilke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像与花朵/(法)波德莱尔(Baudelaire,G.), (奥)里尔克(Rilke,A.M.)
著;陈敬容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9
(诗苑译林)
ISBN 978-7-5404-5728-0

I. ①图… II. ①波… ②里… ③陈… III. ①诗集—法国—近代
②诗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65.24 ②I52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5403号

图像与花朵

(法国)波德莱尔 (奥)里尔克 著
陈敬容 译

出 版 人: 刘清华
特约策划: 韦 白 龚旭东
责任编辑: 易 见
装帧设计: 萧睿子
内文排版: 钟灿霞 谭 细 圣湘宁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5.25
书 号: ISBN 978-7-5404-5728-0
定 价: 18.00元

目 录

题记 / 1

第一辑 波德莱尔诗选译

《恶之花》序诗 / 12

谢天恩 / 16

信天翁 / 22

通感 / 24

仇敌 / 26

流浪的波西米亚人 / 28

人和海 / 30

露台 / 32

不灭的火炬 / 35

黄昏的和歌 / 37

归来 / 39
秋 / 41
月亮的愁思 / 43
烟斗 / 45
音乐 / 47
忧郁病 / 49
风景 / 51
太阳 / 53
赠头发赭红的女乞丐 / 55
天鹅 / 59
七个老头 / 64
盲人 / 68
薄暮 / 70
十行 / 73
朦胧的黎明 / 74
“恶之花”组诗（八首并题记和跋各一首） / 76
短章——题一本被查禁的书 / 76
破坏 / 78
殉情的妇人——题一幅无名画家的画 / 80
罪妇们 / 85
两个善女人 / 88
血泉 / 90
讽喻 / 92

贝阿特丽思 / 94
西提岛之游 / 96
爱情和脑盖——古老的尾声 / 101
爱侣之死 / 103
穷人之死 / 105
艺术家之死 / 107

第二辑 里尔克诗选译

催眠 / 110
夜间的人们 / 112
秋天 / 114
回忆 / 115
严重的时刻 / 117
预感 / 119
声音（组诗） / 120
题记 / 120
乞丐之歌 / 122
盲人之歌 / 124
酒徒之歌 / 126
自杀者之歌 / 127
寡妇之歌 / 129
白痴之歌 / 131
孤儿之歌 / 132

侏儒之歌 / 135

麻风病者之歌 / 137

恋歌 / 139

橄榄园 / 140

豹——在巴黎植物园 / 143

天鹅 / 145

旋转木马——在卢森堡花园 / 146

1906年以来的自画像 / 148

杜伊诺哀歌（第三歌） / 149

民歌 / 155

少女的祈祷 / 156

琵琶 / 157

遗诗 / 159

青春的梦 / 161

题 记

喜欢读书的人，阅读范围大概不会很狭小吧。研究科学的，往往同时也爱读文学作品；搞文学创作或研究的，往往把读一点科学书籍当做广泛吸取知识的手段。就在文学艺术的范围之内，爱好诗歌或从事诗歌创作的人们，除了读诗，对散文、小说、戏剧以及童话、寓言等等，不会不有所涉猎，也还可能爱好音乐、绘画、雕塑、舞蹈，以至巫医百工。专门研究古典文学而对现代或当代文学便不屑一顾的人，可能也并不多吧。

无知是最大的悲剧，这道理，有志者大都明白。

对外国文学的阅读欣赏，范围也十分广阔。所谓外国，涉及世界上多少地区，多少国家！其中，文学传统相当丰富的又有多少！古往今来，各国堪称伟大或杰出的诗人、作家，名单又是多么长呵！

谁敢说对古今外国文学都同样熟悉，同样爱好呢？

数十年来，我自己断断续续译过的外国诗并不算多，而《图象与花朵》这个译诗集之所以专门收编了里尔克和波德莱尔的部分译诗，有一点偶然，又似乎必然。

一九八二年夏，诗人彭燕郊来京时，曾访我商谈，鼓励我将自己多年的译诗编为一集，交给《诗苑译林》，后来又让他的高足徐炼同志协助查找资料，从而发现我译过的诗相当宠杂，有西方的也有亚非和拉美的，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燕郊同志便劝我先将其中篇目较多的里尔克和波德莱尔的诗再补译一些，合编为一个选集；我这才将这两位大诗人的诗集原有的题名稍加更动，揉合起来取了《图象与花朵》这个书名。

少年时期，我只是在学校的外语课上学过点英语，进入青年时期了，才由于偶然的机，学过短期的法语。在不十分顺利的自学过程中，最初从外文读到的诗，是英国文艺复兴以来直到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些代表作品；学了点法语后，又读了法国浪漫主义时期以及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年的一些重要诗章。这些阅读，当年主要是为了欣赏，然而，在自己原先对我国古代和现代诗歌的爱好之

外，加上了这些外国诗歌的阅读，却使我更加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和兴致。

尝试着翻译文学作品，是在四十年代自己已经二十几岁时候的事。在当年外文图书十分难找的情况下，偶然借到了一本厚厚的原文法国诗歌，收有自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年的法国主要诗人的诗作二百多篇，使我得以重温了早年涉猎过的和迄未读到过的许多佳作，逐渐产生了试着翻译的念头；考虑到早期法国的优秀诗章，已由我国老一代的诗人作家们翻译介绍过不少，我便着眼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年的那些作品。当时为了解决流浪中的生活问题，白天在重庆郊区一个小小合作社从事着枯燥的职业，晚间便大胆尝试来选译法国现代诗歌，整整一个夏天，总共才译出几十首，一九四六年夏到上海后，曾在报刊上发表过这些译诗中的十几首，波德莱尔的诗约占那十几首中的一半。那全部几十首译诗，本来已编为一本《法国现代诗选》，打算找机会出版，后来在一九四八年秋天匆匆离开上海时，忙乱中竟把那部译诗稿连同另一些稿件一道丢失了，再也无从找回。

建国以来，一直忙于紧张的本职工作，我只有在需要时译过些诗，一九五七年曾为《译文》月刊译了九首波德莱尔的诗，作为对《恶之花》初版

一百周年的纪念。（上海译文出版社于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三卷中，收进了那九首译诗中的六首。）

里尔克的诗，早年我只读过梁宗岱同志和卞之琳同志所译的三数章。四十年代后期到上海后，我才陆续从英文译本中读到较多的里尔克的诗章，更加引起我胜似早年间对波德莱尔的诗作曾经有过的爱好。于是从欣赏的角度译出了十几首，发表于上海的《诗创造》月刊和我同辛笛、杭约赫、唐祈和唐湜五人共同创编的《中国新诗》月刊。

夏尔·波德莱尔(Charle Baudelaire)是法国十九世纪杰出的诗人和评论家兼翻译家，除了诗集《恶之花》流传广远之外，所著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也为众多读者所喜爱。他翻译的美国现代作家E·艾伦坡(Edgar Allen Poe, 1809—1849)的小说、诗歌等，被誉为法国文学翻译中的经典译著。《恶之花》是波德莱尔的诗歌总集，也是他出版过的唯一的诗集，共收有一百多首诗，内分为六个小辑。

可能是《恶之花》部分诗篇描绘了一些豪华的生活场景吧，有些读者便误以为诗人一向是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事实上，除了青年时短期挥霍过

父母的财产之外，诗人终生穷愁潦倒，四十六岁上便因病早逝。他出生在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六岁上父亲病故，后来母亲改嫁；这些不幸遭遇，形成了他忧郁的性格，在幼年时期，诗人受到过具有启蒙哲学思想的父亲的教育，逐渐养成了善于思索的习惯和对文学艺术的浓厚兴趣。巴黎那样一座艺术宝藏极其丰富的都市，使得诗人对艺术的爱好与日俱增，非洲等地的旅行更开阔了他的视野。在青年时期，诗人发表过一些艺术评论，并且追随空想社会主义活动家，于二月革命中创办过进步报纸《公安日报》，参加过群众的街垒战斗。当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之后，波德莱尔对社会的进步逐渐丧失了信心，他的一些不着边际的理想又处处碰壁而终致破灭。此后，诗人转而致力于文学，开创了法国的一代诗风。诗人晚年曾侨居比利时，最后在巴黎逝世。

当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经历了光辉的黄金时代而日趋衰落之际，波德莱尔承前启后，在继承浪漫主义诗歌的感情奔放等优点的同时，扬弃了它那些过多的感伤，它那些过分夸张而流于空洞等等弱点；他独辟蹊径，另创新风，以思想的深刻，想象的丰富，艺术手法的精纯高妙，使法国诗歌获得了新的生命。波德莱尔不仅讲求诗律的谨严，注重形式的

完整，而且将许多活生生的形象引进了诗歌，运用颜色、声音、香味等对诗的气氛着意渲染。是波德莱尔最早发现并提出“通感”，他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上诸多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感应的现象，诗歌应当能有所反映。波德莱尔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践，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段，因而在法国以至整个西方，波德莱尔声望日增，被公认为浪漫主义之后所有现代诗歌的开山祖。

《恶之花》的“恶”(Mal)，在法文中可以解作病态或丑恶；恶之花也可以解为带病的花，因为集子里有不少诗篇是描绘当时社会上各种病态的，也刻划了一些下层人民的生活，抒发了诗人自己的忧郁、苦闷和追求。《恶之花》出版后即遭到法国资产阶级的抵制，书被查禁，诗人和出版家被罚款。可是，和波德莱尔同时代的前辈诗人和作家维克多·雨果在流放地读到了《恶之花》，并没有认为波德莱尔另创新风是什么数典忘祖的大胆妄为，反而十分高兴地称赞《恶之花》是光辉夺目的星星，认为波德莱尔“给法国诗歌带来了新的战栗”。

由于社会情况有别，《恶之花》诗集里某些情绪较低沉甚至流于颓废的篇章，在翻译介绍时，可以将它们略过不译；若要译，可以做一些分析（和实事求是的批判），然而，何必因之对波德莱

尔全盘否定呢，何必把婴孩连同盆里的水一块儿泼掉呢！时至今日，翻译介绍波德莱尔的诗，不会再横遭挞伐了吧。可是在当年，却曾经有人发表题为《从波德莱尔的诗谈起》的专文，（载上海《文汇报》1947年1月30日文艺副刊《笔会》），说翻译介绍波德莱尔的诗是“不健康而且有害的倾向”，说我自己的诗创作竟然是“百分之百的走着波德莱尔的路”云云；甚至叫喊说应当把我“提出来讨论”（按谩骂的原意，此言应读为“群起而攻之”）。所幸的是，即使在那样的年代，读者、作者和编者之中，具有真知卓见的也比比皆是，那种别有用心的诽谤和中伤，又怎能不很快露出马脚而只好落空呢。

在上海那两年多，由于外文图书比较容易找到，我对外国文学（尤其诗歌）的阅读欣赏，已经不只是英国和法国的了，无论俄国或苏联的，或是希腊、奥地利等国的，只要称得上优秀之作而我又能见到，便都十分宝贵。

但里尔克又何止是奥地利一个国家的杰出诗人！自从他的作品陆续问世以来，他早已不只属于奥地利，而是属于整个欧洲并远及美洲、澳洲等地的一位影响深远的诗人了。

勒内·玛里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出生在布拉格,父亲是奥地利人,母亲是犹太人。他少年时期曾在布拉格受教育,他的早期诗作《民歌》,一开头就写“捷克人民的歌声……”;回到祖国后进了维也纳大学。他一生旅行过很多地方,多半的时间是住在巴黎,担任过著名雕塑家罗丹的秘书,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〇八年他特意把自己的一本《新诗集》题献给这位艺术大师:“献给我伟大的朋友A·罗丹。”后来,里尔克又从法国名画家塞尚的作品中受到过许多启发。从这两位伟大艺术家那里,他学到了像工匠一样严肃认真地从事创作劳动的作风。

自十九世纪末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里尔克发表了大量的独具特色的诗章,以智慧的、沉思的形象屹立在西方诗坛。他生前出版的诗集有《生活与诗》(1894)、《祭神》(1896)、《梦幻》(1897)、《耶稣降临节》(1898)、《图象集》(1903)、《祈祷书》(1902)、《新诗集》(1907)、《新诗续集》(1908)、《献给奥菲斯的十四行诗集》(1923)和长诗《杜依诺哀歌》(1923)。此外,他还发表过不少中短篇小说。1926年12月29日,里尔克在瑞士病故;之后,朋友们将他尚未发表的一些诗收集起来整理出版,题名《遗诗集》。

《图象集》是里尔克的诗创作已经成熟时期的作品，其中的不少篇章，反映了本世纪初年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些下层人物的情况。

里尔克在1907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自己的诗歌创作准则，他说：“我尽可能直接地遵循艺术真实的道路，这就是我自己的道路。”1910年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诗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仅仅是出于感觉，而是来自经验。”

里尔克一生总在思索，总在用现代人的眼光观察和探究。对于纷纭复杂的万事万物，他分别用心灵的耳朵去听，用心灵的眼睛去看，然后用含蓄而谨严的艺术手法和形象化的凝炼语言，将他深刻的、独到的感受抒写出来。

例如《预言》这首诗，写的是一个人在大风暴来到之前的感受：“像一面旗包围在辽阔的空间”；这种感受，与其说是孤独，不如说近乎洁身自好。大风暴将来未来之际，一切是多么沉寂：“窗子都还没抖动 / 尘土还很重”。但风暴一来就掀动一切、冲刷一切；原先似乎孤独的个人，却要“把自己抛出去”了，而唯其如此，他才终于能够“置身在伟大的风暴里”。法国十八世纪著名散文家布封的那句名言“风格即人”，在里尔克的这首诗里似乎获得了形象化的印证。

又如那首《豹》，也是里尔克诗作里的名篇：一只被关在铁栏中的猛兽，它的世界仅只有咫尺之地；虽然是猛兽，处境却类乎小小老鼠，然而又毕竟不同于老鼠，它的意志决不是铁栏所能囚住的；虽然它暂时好像是在沉睡，但至少并没有真正死亡，而这，却正巧是悲剧所在。

在我们看来，里尔克当然有他的不足之处，他的诗篇时或透露出一些神秘感，这大约来源于认识上的不可知论。这类情况，自有其社会环境及个人经历等诸方面的原因，我们又怎好苛求于前人。

在诗的形式上，里尔克写过很多格律诗（多半是十四行体）和半格律体的诗，也经常采用自由体；他晚年所著长诗《杜依诺哀歌》就是用自由体写的，其中有些章节还特意运用了无韵体，但依然十分讲求节奏和韵律（不只是韵脚）。

近几年间，每当从事创作或翻译，我往往很自然地想起古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感叹。人到已过花甲之年，来日无多了，怎敢不更加兢兢业业，更加经常地自惕自励，以求尽可能为我国的文化建设多献出一份微薄的力量。

陈敬容

一九八三年九月，于北京。